





鞋底滑过发出咻咻的声音，几乎在同时，也传来细小的破裂声。对草薙来说这个声音颇令人怀念。

他站在体育馆入口，往里窥探，汤川正在靠入口的这个球场上握拍迎战。他大腿的肌肉，比起年轻时果然好像有点松弛了，不过架势倒是没变。

对手看来是个学生，球技相当不错，连汤川刁钻的攻势也没能把他耍的团团转。

学生的杀球得分了，汤川当场跌坐在地，他满脸苦笑的对着学生说着什么。

他瞥见草薙，对学生打个招呼后，拿着球拍走来。

“今天又有什么贵干？”

听见汤川的质问，草薙故意做出要跌倒的动作。

“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。明明就是你打电话来，我以为你找我有事，才特地跑来的。”

草薙的手机，留着汤川打来的记录。

“这样啊。因为没什么大事，所以我没留言。我是好心怕打扰你，看你连手机都关机了，你一定很忙吧。”

“你打来时我正在看电影。”

“电影？在执勤时间？您可真悠哉啊。”

“才不是，是为了确认那个不在场证明。我想还是该看看是什么电影，要不然，怎么确定嫌疑犯说的是真是假。”

“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是桩好差事。”

“为了工作看电影，一点乐趣也没有。既然没什么大事，早知道就不要特地跑来了。我本来打去你研究室，他们说你在体育馆。”

“那你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一起吃个饭吧，而且我的确找你有事。”汤川在入口换上随地乱脱的鞋子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那件事啊。”汤川边迈步走出边说。

“哪件事？”

“电影院的事。”

他们走进大学旁边的居酒屋，草薙念书时还没有这间店。两人在最里面那张桌子落座。

“嫌疑犯说她们去看电影，是在案发的本月十日，而且嫌疑犯的女儿在十二日告诉同学这件事。”草薙边替汤川倒啤酒边说，“就在刚才，我已经确定过了。我去看电影，就是为了做事前准备。”

“我知道你的解释，那你从她同学那里听来的结果如何？”

“还很难说，根据那女孩的话，好像没什么不自然的地方。”

上野实香是那个同学的名字。她表示在十二日那天，的确花冈美里聊起和母亲去看电影的事。实香也看了那部电影，所以两人聊得很起劲。

“案发两天后的时间点倒是有点可疑。”汤川说。

“没错。看过电影之后如果想跟同学讨论，照理说应该隔天就会说。所以我的想法是：电影或许是十一日那天看的。”

“有那个可能吗？”

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。嫌疑犯工作到6点，女儿如果一结束羽毛球练习就立刻回家，应该赶得上七点那场。实际上，她们坚称十日那天就是这样看电影院的。”

“羽毛球？她女儿是羽毛球社的吗？”

“我第一次去她家时，看到屋里放着球拍，立刻就猜到了。对，打羽毛球这点也有点可疑。你当然也知道，那是一种相当激烈的运动。虽说是国中生，不过照理说结束社团练习后应该已经筋疲力竭。”

“不过如果像你这么会摸鱼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汤川顺口说。

“你别打断我的话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说的是……”

“一个结束社团练习已经筋疲力尽的国中女生，之后去看电影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跑去KTV唱到深夜未免太不自然——这就是你想说的吧？”

草薙惊讶的看着朋友，的确被他说对了。

“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断定这样不自然，毕竟有些女生就是体力比较好。”

“是这样没错，可是她很瘦，看起来就没什么体力。”

“也许那天的练习比较轻松。更何况，你不是已经确认过她十日晚上的确去了KTV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她是几点进KTV的？”

“九点四十分。”

“你说便当店的工作六点下班是吧？命案现场在条崎，扣掉来回的时间，大约还有两小时可疑用来犯案……也对，也不是毫无可能。”汤川连免洗筷子也没放下就交抱双臂。

草薙看着他那副样子，边在心中暗想：我曾经提过嫌疑犯在便当店工作吗？

“喂，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案子有兴趣了？你居然主动问起办案进度，这倒是挺稀奇的。”

“谈不上什么兴趣，只是有点好奇罢了。我倒不讨厌这种所谓铜墙铁壁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与其说是铜墙铁壁，应该说是难以查证，所以我才伤脑筋。”

“那个嫌疑犯，照你们的说法不是清白的吗？”

“或许是吧，问题是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可疑人物浮出台面。况且，案发那晚正巧去看电影唱KTV，你不觉得未免太刚好了吗？”

“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还是需要理性的判断。也许你该着眼于不在场证明之外的部分。”

“用不着你说，我们该做的都做了。”草薙从搭在椅子上的大衣口袋，取出一张影印纸，在桌上摊开，纸上画了一个男人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请人试着画出遇害者生前的穿着打扮，现在正有数名刑警拿着这个，在条崎车站周边到处打听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你说衣服没有烧光吧？深蓝色运动外套和灰毛衣，以及深色长裤啊……听起来好像是随处可见的打扮。”

“就是啊。自认好像见过那个人的说法多到数不清，负责打听的人都举手投降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目前还没有什么又用的情报喽？”

“是啊。只有一个情报，目击者说曾在车站旁边看过同样打扮的可疑男子，有个粉领族看到他无所事事到处闲逛。因为车站也张贴了这张肖像图，所以她看了主动来通报。”

“原来还真有人这么配合啊，那你何不找那个粉领族详细打听？”

“用不着你说，我当然问了。可惜她看到的好像并不是遇害者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说的车站并非条崎，而是前一站的瑞江站。而且，长相似乎也不同。我一拿遇害者的照片给她看，她就说她记得脸应该更圆才对。”

“恩……圆脸啊……”

“唉，干我们这行本来就得不重复这种挥拳落空的滋味。跟你们这种只要道理讲得通，就能获得肯定的世界可是大不相同。”草薙一边用筷子捞起煮烂的马铃薯一边说，然而汤川毫无反应。草薙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双手轻握，瞪着空中。

草薙很清楚，这是这个物理学家沉思的表情。

汤川的眼睛逐渐对焦，他的视线射向草薙。

“听说尸体被毁容了，是吧？”

“没错，连指纹也被烧毁了，大概是不想让人查出死者身份。”

“是用什么工具毁容的？”

草薙先确认周遭无人窥听后，才在桌子探出上半身说道：

“没找到工具，凶手八成事先准备了锤子之类的东西，研判应该是用工具多次敲击脸部，敲碎了骨头。牙齿和下颚也支离破碎，所以也无法比对牙科的病列资料。”

“锤子啊……”汤川一边用筷子戳开关东煮的白萝卜一边嘟囔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草薙问。

汤川放下筷子，双肘放在桌上。

“如果那个便当店的女士是凶手，你应该想像过她那天采取了什么行动。你一定认为她说去电影院是谎话吧？”

“我并未断定那是谎话。”

“不管这个了，总之你先说说看你的推理。”汤川说着对店员招手，另一双手抓起空杯歪着晃了一下。

草薙皱起眉头，舔舔嘴唇。

“谈不上什么推理，不过我是这么想的：便当店的……为了省事就姑且称她为A吧。A下班走出便当店时已过了六点，她在那里走到滨町车站约需十分钟。搭乘地下铁抵达条崎站约二十分钟，如果从车站搭公车或计程车去案发现场的旧江户川附近，应该七点就能抵达现场。”

“遇害者在这段期间的行动呢？”

“遇害者也正前往命案现场，八成和A事先约好了。只不过被害者是从条崎站骑脚踏车过去。”

“脚踏车？”



“对。尸体旁边扔了一辆脚踏车，上面的指纹和遇害者的吻合。”

“指纹？不是被烧毁了吗？”草薙点点头。

“所以这是在查明死者身份后才确认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从被害人凭居的出租旅馆房间采到的指纹完全吻合。慢着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说，光凭这样就算能证明出租旅馆的房客用过脚踏车，也不见得就是死者本人吧？因为出租旅馆的房客或许才是凶手，是那家伙用的脚踏车，也不见得就是死者本人吧？因为出租旅馆的房客或许才是凶手，是那家伙用的脚踏车。问题是，我们也比对过房间掉落的毛发，和尸体完全吻合。顺便告诉你，连DNA鉴定也做了。”

草薙这连珠炮般的说词令汤川露出苦笑。

“这年头，没人会以为警方会在确认身份时出错。撇开这个不说，使用脚踏车这点倒是耐人寻味，被害者是把脚踏车放在条崎车站吗？”

“不，说到这个啊——”

草薙把脚踏车的失窃经过告诉汤川。

汤川睁大了金框眼镜后面的双眼。

“这么说来，被害者为了前往命案现场，不坐公车或计程车，却特地从车站偷了一辆脚踏车？”

“应该是这样。根据调查，死者目前失业，身上没什么钱，大概连公车钱都舍不得花吧。”

汤川无法释然地交抱双臂，呼出一口大气。

“算了。总而言之，姑且假设A和死者就是这样在现场碰面。你继续往下说。”

“虽然约好要碰面，但我想A八成躲在某处。一看死者现身，就从背后悄悄走近。把绳子往死者脖子上一套，用力勒紧。”

“停。” 汤川张开了一双手，“死者身高多少？”

“一百七十公分出头。” 草薙按奈着想咋舌的冲动回答，他知道汤川想说什么。

“A呢？”

“一百六十公分左右吧。”

“那就是差了十公分以上喽，” 汤川托着腮，咧嘴一笑，“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吧？”

“要勒毙一个比自己高的人的确很困难。根据脖子上的勒痕角度，也看得出死者是被人往上拉扯勒死的。不过，死者也可能是坐着的，说不定他当时正跨坐在脚踏车上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原来还可以这样强词夺理啊。”

“这不是强词夺理吧。” 草薙一拳敲在桌上。

“然后呢？剥下衣服，用带来的锤子砸烂脸，拿打火机烧毁指纹。再烧掉衣服，从现场逃走。是这样吗？”

“这样要在九点抵达锦系町应该不是不可能吧。”

“就时间来说的确是，不过这个推理太牵强了。专案小组的人，该不会统统都跟你想的一样吧。”

草薙嘴一歪，一口喝干啤酒。他向经过的店员又叫了一杯后，才把脸转向汤川这边。

“大部分的探员都觉得女人应该无法犯案。”

“你看吧。就算再怎么出其不意，只要遭到男人抵抗，根本不可能勒死对方。而且男人绝对会抵抗，事后处理尸体对女人来说也很困难。很遗憾，我也无法赞同草薙刑警的意见。”

“算了，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说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推理是正确的，只是把它当成众多可能性之一。”

“听你的口气好像还有其他想法。既然说都说了，那你就别小气，把其他假设也说来听听吧。”

“不是我要故意卖关子。现在的说法，是假设尸体发现的地点是犯罪现场，但也有可能是在别处杀人后再弃尸该处。姑且不论A是不是凶手，至少专案小组的成员，目前比较支持那个说法。”

“按照常理的确会这么判断，可是草薙刑警却不认为那个说法最有可能。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。如果A是凶手，那这个说法就不成立，因为她没有车。而且她根本不会开车，这样就无法搬运尸体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这点倒是不容忽视。”

“还有留在现场的脚踏车，当然也可以推断那是凶手故布疑阵，好让人以为该处就是犯罪现场；可是那样的话，在车上留下指纹就毫无意义了。因为尸体的指纹已遭到烧毁。”

“那辆脚踏车的确是个迷——就各种角度而言。”汤川像弹钢琴似的在桌边舞动着五指，等动作停下后他说，“不管怎样，判定是男人犯罪应该比较妥当吧。”

“这正是专案小组的主流意见，不过这并不表示就和A子划清关系了。”

“你是说A有男性共犯？”

“目前，我们正在清查她的周边关系。她以前做过酒女，不可能和男人毫无关系。”

“你这种话要是让全国的酒店小姐听到的话，他们恐怕会生气喔。”汤川嬉皮笑脸的喝着啤酒，然后一脸正经的说，“可以给我看看刚才那张画吗？”

“你说这个？”草薙把死者服装的速写图递给他。

汤川边看边嘟囔。

“凶手为什么要剥下尸体的衣服？”

“那当然是为了隐瞒死者身份，就跟毁掉脸孔和指纹一样。”

“如果是那样，应该带走脱下的衣服就行了吧？就是因为他没事找事想烧掉，结果烧到一半就熄了，才让你们有机会做出这种肖像图。”

“大概是太慌张吧。”

“基本上，如果是皮夹或驾照之类的东西或许还有可能，从衣服和鞋子能查出身份吗？剥除尸体衣服所冒的风险太大了。站在凶手的立场来看，应该只想尽快逃走才对。”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难道脱下衣服还能有什么其他理由？”

“我无法断言。不过如果真有其他理由，在没有弄清那个理由之前，你们恐怕绝对找不出凶手。”汤川说着，用手指在肖像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二年三班期末考的数学成绩惨不忍睹。不只是三班，整个二年级都考得很糟。石神觉得，这些学生一年比一年不会用脑了。

发还考卷后，石神宣布补考日期。在这所学校，所有的科目都定有分数底限。按照校规，不及格的学生就无法升级，不过实际上补考可以一补再补，所以很少有留级生。

一听到要补考，顿时响起一片抱怨声。石神早已司空见惯所以不当一回事，不过这时有人朝他发话了。

“老师，有些人要报考的大学又不考数学，像这样的，应该已经不用在乎数学成绩了吧？”

石神看着发话的人。名叫森刚的同学一边抓着后颈，一边征求周遭的附和说：“对吧？”就连不是班导师的石神也知道，森刚的个头虽小，在班上却是老大。他偷偷骑摩托车上学，已经被校方警告过好几次了。

“森刚你要报考那样的大学吗？”石神问。

“如果要报考的话我一定会选那种大学。不过，目前我还不想念大学，而且不管怎样等我上了三年级都不会选修数学，所以无所谓啦，我才不在乎数学成绩。其实老师要应付我们这种笨蛋应该也很辛苦吧。所以我们不如彼此……该怎么说呢？像个成年人来处理这件事吧。”

“像个成年人”的这种说法似乎很滑稽，引起哄堂大笑，石神也为之苦笑。

“如果觉得我辛苦，这次的补考就努力及格。考试范围只有微积分，简单的很。”

森刚夸张的念念咋舌，往旁伸出的腿翘起了二郎腿。

“微积分到底有什么用处嘛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”

石神本来已面向黑板打算开始讲解期末考的考题，听到森刚这句话顿时转身，这是不容错过的发言时机。

“听说森刚你喜欢骑摩托车是吧？你看过摩托车比赛吗？”

听到这个唐突的问题，森刚满脸困惑的点点头。

“赛车手不能以固定的速度驾驶。不只要配合地形和风向，还得根据战术，不断变换速度。该在哪里忍耐、在哪里怎么加速，胜负全看这一瞬间的判断。你懂吗？”

“懂是懂啦，但这和数学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种加速度的变化，就是将那一刻的速度微分。说得更进一步，所谓的行走距离，就是把不停变化的速度加以积分。比赛时每辆摩托车跑的当然都是同等距离，所以为了获胜该如何调配速度的微分，就成了重要要素。怎么？这样你还认为微积分毫无用处吗？”

也许是无法理解石神说的内容，森刚露出困惑的表情。

“可是，赛车手才不会想这种事，谁管你什么微分积分，他们应该是靠经验和直觉取胜。”

“他们想必如此，但是从旁协助比赛的工作人员却非如此。该在哪里怎么加速才算赢，他们会反复进行模拟，推演战略，这时就会用到微积分。或许当事人自己没有意识到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使用的电脑软体的确应用了微积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只要发明那种软体的人念数学不就好了。”

“也许吧，但谁也不敢保证你将来不会成为这种人。”

森刚夸张的往后仰身。

“我怎么可能变成那种人。”

“就算不是森刚，也可能是在座的某位同学，数学这门课就是为了这样的某人。在此我要声明，我现在教你们的，只不过是数学这个世界的小小入口。因为如果不知道那是在哪里，自然也就无法进入。当然，讨厌数学的人可以不用进去。我之所以要考试，只是想确认你们是否起码知道入口在哪里。”

石神说到一半时，环顾全班同学。为什么要学数学？每年，都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每次他总是说同样的话。这次是因为知道对方爱骑摩托车所以拿赛车举例。去年，面对立志成为音乐家的学生，他谈的是音响工学使用的数学，这点程度的小事对石神来说不费吹灰之力。

下了课回到办公室，只见桌上放着便条纸。上面抄着手机号码，潦草写着“汤川先生来电”，是另一位数学老师的笔迹。

汤川找他会有什么事——石神心头不禁涌起一阵莫名感动。

他拿起手机，走到走廊上。一拨便条纸上的号码，才想了一声立刻被接起。

“不好意思，你在忙还打扰你。”汤川劈头就说。

“有什么急事吗？”

“嗯，说急也算是很急吧。今天，待会能见个面吗？”

“待会吗……我还有点工作得处理，五点以后倒是可以见个面。”刚才上的是第六节课，现在各班早已开始开班会。石神没有当导师，至于柔道场的钥匙，也可以委托其他老师保管。

“那么我五点在正门口等你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我都可以……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你学校旁边，那么待会见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电话挂断后，石神仍紧握手机，足以令汤川特意来访的急事究竟是什么事？

等他改完考卷收好东西准备离校时，正好也五点了。石神走出办公室，横越操场走向正门。

正门前那条斑马线旁边，站着身披黑色大衣的汤川。他一看到石神，就慢条斯理地对他挥手。

“让你特地抽空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 汤川笑容满面地打招呼。

“怎么了，为什么突然跑来这种地方？” 石神也放缓了脸色问。

“别急，我们边走边说吧。”

汤川迈步朝清洲桥路走去。

“不，是这头。” 石神指着旁边那条路，“沿着这条路直走，离我家比较近。”

“我想去那里，那间便当店。” 汤川爽快地说。

“便当店……为什么？” 石神脸颊一阵紧绷。

“还能为什么，当然是去买便当，这还用说吗？今天，我还得去别的地方，恐怕没时间好好吃饭，所以我想趁现在先打点晚餐。那家的便当应该很好吃吧？否则，你不会每天早上都去买。”

“喔……这样啊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走吧。” 石神也朝那个方向迈步。

二人朝着清洲桥并肩走去，一辆大卡车驶过他们身旁。



“前几天，我见过草薨。你忘啦？就是我之前提过，去找过你的那个刑警。”

汤川的话令石神紧张，不详的预感更加强烈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只要工作一碰上瓶颈，就会立刻来找我发牢骚。而且，每次都带着棘手的问题，麻烦得很。以前有一次，他居然还开口叫我帮他破解什么灵异现象，快把我烦死了。”

汤川开始谈起那幢灵异现象，那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案子。不过他应该不会为了讲这种故事，特地来找石神。

石神正想着要问他真正的目的，就看到“天亭”的招牌遥遥在望。

和汤川一起走进那间店一事，令石神有点不安。因为他无法预期靖子看到他们两人会有什么反应。单是石神在这种时间出现就已经够异常了，如果还带了同伴，说不定会令她胡思乱想。但愿她不会露出不自然的态度，他想。

汤川可不管他的想法，径自打开“天亭”的玻璃门，走进店内。无奈之下，石神只好也跟着进来，靖子正在招呼别的客人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靖子对汤川堆出殷勤笑容，接着瞥向石神。霎时，她的脸上浮现惊讶的困惑，笑容也不上下的僵住了。

“他有什么不对吗？”汤川似乎察觉到她的异样，开口问道。

“啊，没有。”靖子脸上挂着不自在的笑容，连忙摇头，“他是我的邻居，常常来捧场……”

“好像是。自从听他提起贵点后，我就一直想来吃吃看。”

“谢谢您的惠顾。”靖子鞠躬致谢。

“我跟他是大学同学。” 汤川转头看着石神，“就在前几天，我才刚去他家打扰过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 靖子点头。

“你听他提过？”

“对，听说了一点。”

“这样吗？对了，你推荐哪种便当？他向来都是买什么？”

“石神先生多半都是点招牌便当，不过今天已经卖光了……”

“真可惜。那么我该买什么好呢？每一种好像都很好吃。”

汤川挑选便当的期间，石神隔着玻璃门窥探店外。他怀疑刑警或许正在哪里监视，绝不能让他们看到他和靖子亲密的样子。

不，更重要的是——石神瞥向汤川的侧脸。可以信任这个男人吗？用不着戒备吗？汤川既然和那个草薙刑警是友好，那他现在在此的情形，说不定也会被此人告诉警察。

汤川似乎终于选好便当了，靖子进去转告厨房。

就在这时，玻璃门开了，一名男人走入。石神不经意地转眼一看，不由得抿紧嘴角。

这名身穿深棕色夹克的男人，正式前几天，他在公寓前撞见的人。对方还用计程车送靖子回来，当时两人亲密对话的情景，石神撑着伞全看在眼里。

男人似乎没发现石神，他等着靖子从厨房出来。

靖子终于回来了，她一看到刚进来的客人，立刻露出讶异的表情。

男人不发一语，只是含笑对靖子点头，也许是想等碍事的客人离开后再和靖子说话。

此人究竟是谁？石神想。他是从哪冒出来，什么时候和花冈靖子熟识的？

靖子走出计程车的表情，石神至今仍印象深刻，那是他从未看过的娇艳面孔。那既非母亲也非便当店店员的表情，也许才是她的本来面目？换句话说那时她展现的身为女人的模样。

在这个男人眼前，她展现了绝不让我看见的另一面……

石神来回凝视着神秘男子和靖子，他感到两人之间的空气隐含着某种动摇。几近焦灼的情绪在石神的胸臆扩散。

汤川点的便当做好了，他接过便当付了钱，对石神说：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两人出了“天亭”，从清洲桥旁走下隅田川边，沿河边迈步走去。

“那个男人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汤川问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后来进店里的那个男人，我看你好像很在意他。”

石神心头一跳。同时，也暗自为老友的慧眼咋舌。

“是吗？没事，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。”石神拼命故作镇定。

“是吗？那就算了。”汤川丝毫没有怀疑的表情。

“对了，你说的急事到底是什么事？你的目的应该不只是买便当吧。”

“差点忘了。要紧事还没说。”汤川皱起眉头，“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草薙那家伙，动不动就来找我商量他的麻烦问题。这次也是，他知道你住在便当店女士的隔壁后，立刻又找上我。而且，还拜托我一件极不愉快的差事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警方似乎还是怀疑她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任何足以证明犯行的线索。所以，他们想尽量监视她的生活，然而跟监毕竟有限度，因此他们想到了你。”

“该不会是要叫我监视她吧？”

汤川抓抓脑袋。

“你说对了，不过说要监视也不是二十四小时都得盯着。只是请你稍微注意隔壁的动静，如果有什么异样就通报一声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总而言之就是叫你当间谍。真不知该说这些人厚脸皮，还是没礼貌。”

“汤川你就是来拜托我这件事吗？”

“当然，警方应该会正式来拜托你，他只是托我先来问问你的意愿。我个人认为你要拒绝也无妨，甚至觉得你拒绝更好，不过在社会上混毕竟还是有所谓的人情债。”

汤川似乎打从心底感到很为难，不过警方真的会委托老百姓做这种事吗？石神想。

“你特地跑去‘天亭’，跟这件事有关吗？”

“老实说的确有关。因为我想亲眼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女嫌犯，不过我觉得她看起来不像会杀人。”

我也这么想——石神本想这么说，又把话吞回肚里。

“谁知道，人不可貌相。”他反而故意这么回答。

“的确。对了，怎么样？警方如果来拜托你，你会答应吗？”

石神摇摇头。

“老实说，我想拒绝。刺探别人的生活不和我的性格，而且我也没那种时间。别看我这样，我也是很忙的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那么我就替你跟草薙这么回绝吧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如果惹你不高兴我愿意道歉。”

“也没那么严重。”

他们已来到新大桥附近，游民们的栖身小屋也引入眼帘。

“听说命案是在三月十日发生的。”汤川说，“照草薙的说法，那天，你好像特别早回家。”

“因为没别的地方好去。我记得那时告诉刑警，我七点左右就回家了。”

“然后就按照惯例，待在家里和数学超级难题格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石神边回答边想，此人是在确认我的不在场证明吗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表示他对石神产生了某种怀疑。

“说到这里，我好像还没问过你的嗜好。除了数学你还喜欢什么？”

石神微微一笑。

“没什么像样的嗜好，数学是我唯一的寄托。”

“你都不用别的事情调剂心情吗？比方说开车兜风。”汤川一手做出握方向盘的动作。

“想做也做不到，因为我没车。”

“不过你有驾照吧？”

“很意外吗？”

“那倒不会。就算再忙，应该还是抽得出时间去驾训班。”

“决定放弃留在大学做研究后，我立刻去考了驾照，因为我以为或许对找工作有帮助。可惜实际上，根本毫无关系。”说完，石神看着汤川的侧脸，“你是想确认我会不会开车吗？”

汤川一脸意外的眨着眼，“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我有这种感觉。”

“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猜想你起码应该会去兜兜风。况且，偶尔也想跟你聊聊数学以外的话题。”

“应该说，是数学和杀人命案以外的话题吧？”

他本想讽刺汤川，没想到汤川却哈哈大笑，“恩，你说对了。”

走到新大桥下，正好看到白发男人把锅子放在瓦斯炉上煮东西，男人身旁放着一升装的酒瓶，另外还有几个游民站在外头。

“那么我就在这告辞了，跟你说那些不愉快的是，还请见谅。”走上新大桥旁的阶梯后汤川这么说道。

“替我跟草薙刑警道个歉，说我很抱歉帮不上忙。”

“你用不着道歉，倒是我还可以再来找你吗？”

“那倒是无所谓……”

“改天再一边喝酒，一边聊数学吧。”

“不是数学和杀人命案吗？”

汤川耸耸肩，皱起鼻子。

“也许会那样吧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个新的数学问题，有空时你先想想看好吗？”

“是什么题目？”

“拟一个人无法解答的问题，和解答那个问题，何者比较困难，不过答案绝对存在。怎样，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”

“的确是耐人寻味的题目。”石神凝视着汤川，“我会好好想想。”

汤川点个头，旋即转身，迈步走向马路。